

心若菩提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菩提，就哲学意义而言，指的是明心静性、大彻大悟。这些年间，在基层沐风栉雨攀山涉水的采访中，我的心灵，得到再次洗涤净化；我的情思，有了新的颖悟新的飞跃，从而进一步体味了——大智慧大慈悲，来自大众来自民间；官员清正有为，自然业绩斐然荫庇一方；人世的劳通祸福果报，都是山有根水有源！

陈慧瑛 著

心若菩提

八〇〇
八〇〇
风采
纪实文学丛书

陈慧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若菩提/陈慧瑛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6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ISBN 978-7-5550-0770-8

I. ①心…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9778 号

“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

心若菩提

陈慧瑛 著

责任编辑 何 莉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4

地 址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3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770-8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何少川

这套“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反映的都是有关福建的题材，大部分篇章是作者从《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中选取编辑而成的。

《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是一套反映八闽大地县域（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文化特色和自然景观的纪实文学集。自2007年春安溪有关方面邀请采风创作起，至今已应邀走进近50个县（市、区），连同其他几部专集，出版了50多册集子。这套丛书作品都是作者深入基层创作的，体例统一，布局合理，内容全面，特色突出，文化味浓，可读性强，得到普遍欢迎。丛书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福建省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编写。写作和编撰过程中，得到各地党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

八年多来，在采风和编纂丛书过程中，共有1400多人次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参加，是福建省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采风创作活动。作者老中青结合，有名老作家，也有初涉文坛的文学爱好者，有来自省里的，也有市、县的。到目前为止共创作了1100多万字作品，为福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财富，为建设先进文化和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展示福建风貌，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研究决定，拟选取撰写丛书作品数量较多的作者，分期分批出版个人专辑，汇编《“八闽风采”纪实文学丛书》。专辑每册字数在20万字左右。收入专辑的文章主要选自“走进丛书”，以及撰写福建内容的纪实文学作品。第一辑出12册，第二辑出7册，以后视情况将继续出版。

目 录

福州

- 一朵美丽的野菊 2
- 诗意人生 7
- 如莲风骨千秋禅 20
- 领异标新二月花 27
- 古语成签 神州奇迹 31
- 梦中桥 诗中桥 心中桥 37
- 一座城和船的故事 43
- 不到支提枉为僧 53

厦门

- 有一种爱叫永远 60
- 迷人的诗魂 66
- 白鹭从这里起飞 69
- 乡村情怀 81
- 龙年访凤 86
- 美丽岛和她的岛主 95
- 旧邻 104
- 梅花魂 107
- 袅袅梵音寄幽思 112
- 大音希声说兰若 122



泉州

- 远古的呼唤 134
- 三树菩提 141
- 随缘 147
- 良宵 150
- 古色古香的南音 155
- 旧雨新知喜相逢 158
- 不甘寂寞的小岛 164

漳州

- 行旅天下 心归平和 170
- 梦里的美丽乡愁 177
- 养在深闺人未识 184
- 虎伯寮的诱惑 189

龙岩

- 两岸青山衣带水 196
- 紫金梦 202
- 化腐朽为神奇 212
- 宁洋古韵 218
- 几生修得到梅花 225

莆田

- 山是眉峰聚 水是眼波横 232
- 珠光宝气说秀屿 236
- 禅心双莲 242
- 涉足空门话少林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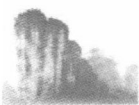
三明

- 忘归 256
- 九龙竹海 绿云旖旎 262

灵台礼佛 心诚则灵	267
春风十里扬州路	272
活水流香逸千秋	278
南平	
老相识 新相知	288
那神奇美丽的地方	293
武夷山写意	301
一盏春茗千秋梦	304
苍然老鹤梅花心	311
宁德	
守望	318
愿作鸳鸯不羡仙	325
来龙去脉话八蒲	331
清秋虚步入莲台	336
马仙 我虔诚地走近你	341
这金汤，等我千年	346
后记	351



福 州



一朵清丽的野菊

——郭风剪影

郭风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那是我九岁的时候，一个天傍晚，我坐在院子里的丁香花下，小青蚊在头顶嚶嚶地唱着歌，我着迷地读着《豌豆的小床》《痴想》……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睡在豆荚的小床上——

这豆荚的小床，多美丽呵，好像是绿色的水晶雕成的。”

“我想，有一天，我要变成一朵小野花——

一朵淡黄色的小野花，坐在两片鲜绿的草叶上。”

当时，我把郭风当作一位可亲可爱的小朋友，藏在我小小的心儿里。

岁月风风雨雨地过去了多少个年头，可我总忘不了他的这些像高山流泉那样纤尘不染的，充满晶莹、美妙的童心的诗一般的句子；忘不了他笔下那些逗人喜爱的紫罗兰、百合、蒲公英和矢车菊们。

真正认识郭风，却是1981年冬季——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听说郭风和柯蓝到厦门来了，作为文艺编辑，组稿是我的任务；私心里，也想拜会郭风这样一位仰慕已久的散文界著名作家，因此，午后二时许，我来到三角梅纷披的白鹭宾馆。

在宾馆的花园里，遇见了本地文友老傅，他正陪着两位老人说话。

“你上宾馆看望谁呀？”老傅问我。

“拜访郭风老师！”

我话音刚落，一位眉清目朗、面貌慈祥的长者，立即微笑着走过来：

“我就是郭风。”

握了手，我说明了来意——希望他在旅厦期间为我报副刊写一篇华章。

他有些为难了：

“小陈，你可能不了解，差旅在外，我是写不了东西的，总得回家后，才能动笔。你约的稿子，以后再说，好吗？”

后来交往多了，才知道老人有个习惯，写文章必须在家里那张古老的木桌上，一坐在那儿，仿佛灵感就来了。因此，不少朋友叫他换一张新式书桌，他总不愿意。几十年了，那旧书桌一直陪伴着他……

第一次见面时，我当然不知道这些，组稿如催命，这是我的长处，也是我的缺点。见老人没立时答应下来，我有些失望了。老人看了看我，说：

“难得你这么诚恳，我努力完成吧！”

出于礼貌，我不能再催了，再三叮咛回去后一定惠稿，便回了报社。

第二天上午八时许，我接到一个电话：

“小陈吗？我的稿子写好了，柯蓝也写了一篇。”

我真想不到，一夜之间，郭风不仅自己写了文章，还鼓动散文诗人柯蓝也写新作。我立即赶到宾馆，两位作家正在抄稿子。柯蓝老师告诉我：

“老郭对我说，地方的报纸刊物，一定要热心支持，让我非给你们写不可。昨晚，他破天荒地写到下半夜两点来钟……”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郭风每天晚上八时左右入睡，清晨四时起床写作，这是多年不变的老规矩了！

为了一个市报年轻编辑的约稿，他打破了正常的生活、工作规律，熬夜撰文……我心中的感念和敬意，自不待言，立即自告奋勇地帮二位老人抄完稿子。

隔日，两篇大作同时见了报。我把报纸、剪报送到他们下榻处，郭风老师高兴地对我说：

“看你办事这么认真、迅速，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散文诗原是一种美育生活、陶冶人生的很好的文学样式，现在却冷落得很。能不能利用你们的副刊，编发一点‘散文诗专页’，促进一下这种文体的繁荣呢？”

柯蓝老师也极力表示赞同。

对这样一种不为人们重视的文学品种，老人却寄予那样的深情，他的事业心打动了我，我决心为散文诗的复兴作一点努力。社领导的支持加上他的



指导，“散文诗专页”终于办出来了，一期又一期地持续下去。三年间，“专页”的星星火种，燃遍了大江南北的报纸、杂志。散文诗这一文体，也开始改变了或依附于诗或依附于散文的两栖地位，有了自己独立的门庭，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昌盛局面。我和老人之间，也从此植下了友谊的种子。

对事业如此专注，对艺术却分外宽容——1982年初秋，郭风来到鼓浪屿参加福建省小说、诗歌的评奖工作。一个黄昏，我去探望他。迎着绯红的晚霞，我们漫步在海滨山坡上的树林里，老人抚着挺拔隽逸的波斯枣椰、亭亭如舞裙的华盛顿棕榈，指点着朵朵娇艳的黄花夹竹桃、片片牵枝引蔓的青藤，快乐得如同孩子一般：

“小陈，你看看，这片树林里，高大的、矮小的、茁壮的、纤弱的、名声显赫的、默默无闻的种种树木花草，个个按照自己的特性，奋发向上，组成了繁复而美好的植物世界。艺术也一样……”

我听了，很受启迪——可不是吗？老人的心，总是那么博大、宽厚：他热爱散文、散文诗，但从排斥小说、诗歌；他的文字明朗而清新，却从不贬低朦胧、含蓄的美文；他具有根基深厚的古文修养，崇尚优秀的民族文学风格，也时时注意汲取外国各种文学流派的精华……

他热爱大自然。读他的作品，和他在一起，往往不能不为他与大自然那一种物我两忘、水乳交融的情谊所感动。

1983年仲春，他陪作家孟伟哉同志到厦门来。我们相约同游醉仙岩、天界峰。老人天没亮便上了山，在长满相思树的峰岩间，热心地采集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和蝴蝶，一一夹在笔记本里。那兴奋的样子，有如小学生参加春游一般。啊！大自然给了他可贵的童心，他是大自然赤诚的儿子！

我们从自然界的山川风物谈到创作，老人说：

“艺术的炉火纯青的极境是自然，是返璞归真。做文章，我意少些雕饰，从容写去……”他向我介绍泰戈尔、阿索林、史密士……他热情地推荐戴望舒和徐霞村合译的《西窗集》……

他喜欢空灵、淡远、和谐的情致，喜欢中国山水画式的白描。大千世界的海色岚光、日月星辰、花鸟虫鱼，在他的眼中和笔底，都蕴含着一种超尘脱俗的理趣、一种净化灵魂的美感。

他的为人，也总是那么恬淡、温情，甘于寂寞而又从不停止奋斗。

去年五月，我到庐山参加中国写作研究会华东年会，途经福州，第一次到了郭风府上。走进书房兼卧室的房间里，除了满墙书架而外，最显眼的是正中那一架鱼骨吊灯；一串串薄如蝉翼的乳白色鱼骨片，笼着柔和的橘色灯光，微风吹来，鱼骨相击，叮当作响。站在灯下，我仿佛进入了一个诗、画、音乐交融的艺术境界。

“那是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宾时，马科斯夫人赠送我的礼品。”老人特别珍重友情，提起吊灯，他的眸子里便飘出一缕温柔、缅怀的情思。

这时，我才想起，家中不见女主人：

“郭老师，您夫人呢？”

“去世了！”他的声音，有些苦涩，顺手指了指窗前那张前面提过的木桌——据说这木桌是他结婚时置下的家具。

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他和夫人的结婚照片。我忽然颖悟了，老人写作时离不开这张旧木桌，会不会也是对伊人的一种怀念呢？

他是福建省作协主席，有着许许多多的社会工作；他是作家，一息尚存，便要不停地创作。他暮年丧偶，写作中、生活上的不少事情，只得靠自己料理，在旁人眼里，他的晚景是冷寂而凄凉的。可是，他自己却不以为然：

“我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了，没想到这三年所作较多，这是因为自己的心情愉快。也许，晚晴的美丽能够引起创作的思念和灵感？”

果然，继他创作道路上的丰碑《叶笛集》之后，近年来，《啊，山溪》《你是普通的花》《笙歌》等等散文、散文诗集，一本接着一本问世！

他从来不曾大红大紫，也从来不曾向往大红大紫。不管社会怎么变迁，人情如何冷暖，他总是执着于自己的人生追求，执着于自己的艺术探索。

在武夷山召开八省二市散文笔会时，在九曲宾馆里，他曾经十分庄重地告诉我：

“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把那些艺术上拙劣的、冗长乏味的作品，那些虚假的热情和说点空话的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希望自己能够认真写出于世道人心有所补益的作品，这便是我的艺术良心！”



他是一位谦逊、质朴而言行一致的人。四十多年来，他珍惜自己的艺术身心，不息地吹奏着他的富于闽中木兰溪风韵的叶笛，歌唱故乡，歌唱人民，歌唱祖国大好山川、风流人物……他的歌声里，流漫着纯真而广袤的爱情，人们听了，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被陶醉：人们的心灵，往往会在它的潜移默化里，变得如月光般的皎洁，如白云般的明净，如八月的秋原般的丰富、辽阔……

我的床头，放着老人题赠我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装帧精美考究的《郭风散文选》。每当我掀开扉页的照片，总觉得老人用他善良而纯洁的目光，正亲切地注视着世界、注视着人生、注视着我……我的心头，自然而然地便会浮起老人写在《酢浆草·野菊》里的几句话：

“他（们）真心真意地开放花朵，在不很显眼的地方，给大自然增加了美丽。”

郭风，他自己不就是一朵生机盎然的野菊，为千姿百态的生活大园林，不息地增添着美丽么？

诗意人生

——德旺故事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地球上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有幸，在2013年岁末，我结识了一位心胸比海洋、比天空更宽广的人——“玻璃大王”、中国首善曹德旺先生。

12月5日，我走进位于福清市的福耀集团公司，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汽车玻璃风采，听取了总裁曹晖、副总裁白先生对福耀前世今生的详细介绍。

12月6日清晨，68岁的福耀集团领军人物曹德旺先生，从福州驱车而来，在福耀公司敞亮的办公室里与我相见。慈眉善目、笑容如弥勒的曹先生，让人一见如故。一整天里，曹先生带我参观了他在故乡高山镇捐赠修建的香橙寺、崇恩寺、德旺中学，还有位于福州郊区的别墅松桂园。一路上，关于事业、关于家庭、关于慈善、关于信仰，我们信马由缰、海阔天空地畅谈，耳闻目睹，令我对曹德旺先生的人格情怀由衷敬仰！

一根拐杖 一片江山

曹德旺的人生之旅，是一部传奇。

曹父河仁曾经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1948年，河仁携眷乘船回闽，全部财产放在另一条货轮上，不料命运弄人——货轮沉了，举家顿时沦为贫民，当时德旺2岁。德旺割过草、放过牛，在街头卖过烟丝、贩过水果、拉过板车、当过伙夫、修过自行车，经年累月一日两餐食不果腹，在歧视者的白眼下艰难谋生，尝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辛酸。1976年，他到福清高山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为这家乡镇企业推销水表玻璃。1983年，改革开放



之后，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年年亏损的小厂——它便是后来震撼世界玻璃行业的福耀公司的前身。

1984年，一件小事，成就了曹德旺驰名世界、辉煌一生的美名。这一年，曹德旺去武夷山旅游，给妈妈买了根拐杖。抡起拐杖往肩上扛时，开日本车的司机教训他：

“你小心点，别把我的玻璃砸碎了，几千块钱一片呢！”曹德旺心想，自己是做水表玻璃的，懂得行情，那片汽车玻璃，顶多也就50到100块钱吧，怎么能值几千块呢？后来他去做了市场调查，发现果然是那个司机说的价位。曹德旺愤愤不平：

“我们国家落后，日本人太欺负我们了！”

血气方刚的曹德旺立志：一定要“为中国人制造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

于是，他决定进入汽车玻璃领域并立即动手，到上海耀华玻璃厂买回图纸，火速安装设备。尽管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很落后，产品只能进入汽车维修领域，但他的工厂，当年居然盈利70万元，1987年盈利500万元。创业的路是艰辛的，每天两头见星，忙得家人也难相见，但成功在望，让曹德旺信心倍增。那一年，曹德旺将工厂从偏僻的高山镇搬进了福清城。

1989年，国家提出进口汽车部件国产化，听说福耀玻璃出了成品，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参股福耀玻璃9%股份；平时吃够了赔偿汽车玻璃苦头的保险业，福耀在武汉向人保发行债券时，一下子便定向募集了500万。

1996年，福耀玻璃与法国圣戈班合资，建起了第一个高标准的玻璃厂万达，中国2000年之后才迎来汽车大规模生产，而此时福耀流水线上的产品已经源源不断下线了。

香港是福耀玻璃国际化的第一站。

曹德旺说：“去香港前，有人问我，你不会讲英语、粤语，跟人家又不熟，怎么做生意？我想，只要价廉物美，竖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

到了香港，他把电话黄页买来，找到号码直接就给客商打电话，结果一如所料，不少客商亲自跑到酒店拜访他。就这样，香港生意旗开得胜！

美国是福耀玻璃国际化的第二站。

当时，曹德旺卖给美国批发商一片玻璃才27美元，美方在零售市场却

出售 100 美元，因此，曹德旺就想前往美国南卡州发展。1995 年至 1997 年，他在南卡州买了 110 英亩土地，先建仓库，后建厂房。经营 3 年之后，亏损了几百万美元。换成一般人，早打退堂鼓了，但曹德旺认为没有理由亏损呀，便请了一个美国专家帮他调研。这位美国人分析后说，美国市场层级太多，中间层层加价，建议曹改变销售模式，变分销为直销。于是，曹德旺重组美国市场，去掉二级供应商。1999 年，曹德旺赚了几百万美金，把亏损的钱全部拿回来了。

现在福耀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是 20%—30%。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因此授予曹德旺“海军上将荣誉军衔”，此前，只有里根荣获这一称号。

福耀，从牛棚小厂到世界巨头，走的是一条历尽艰辛百折不回的路，是一条一往无前霞光万道的路！今日福耀，已汇聚各路精英和员工队伍一万多人，不仅在福清、长春、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建立了汽车玻璃生产基地，在福建福清、吉林双辽、内蒙古通辽、海南海口等地建立了现代化浮法玻璃生产基地，在国内形成了一整套贯穿东南西北、合纵联横的产销网络体系，还设立了中国香港、美国子公司，并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及西欧、东欧，设立了商务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福耀集团总资产，也由 1987 年的注册资金 627 万元，增长至目前的 80 多亿人民币。

如今，福耀集团是国内最具规模、技术水平最高、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产品“FY”商标，是中国汽车玻璃行业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如今，福耀产品不仅在中国拥有 71% 的市场份额，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也赢得重要席位，是德国奥迪、奔驰、宝马、宾利等名车的合格供应商；如今，福耀荣膺中国第一、世界第三汽车玻璃厂商称号；如今，福耀玻璃股票为上证 50 指数样本股、《新财经》“漂亮 50”、“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 50 强”等等。多年来，福耀集团一直是最具成长性的 50 家蓝筹 A 股上市公司之一。

果敢、睿智、对理想和事业无限忠诚的曹德旺，用 30 年的心血，打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玻璃王国！诚如大仲马所说：“自豪感是一切愿为某种理论或激情而献身的人所共有的”，问到曹德旺的人生感悟，他给我的回答真诚而骄傲：



“在我的企业家生涯中，最大的成就，便是和我的员工们一起，实现了‘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汽车玻璃’的夙愿！‘福耀’两字，融汇了中国人的智慧、勇气和尊严，也凝聚了我毕生美好的梦想！”

一位糟糠 一位红颜

富翁和名人，一般来说，常有绯闻和风流韵事。我问曹先生，是否也难以免俗？没想到他听了，很动情地告诉我：

“年轻的时候，在明溪，我曾经遇到一位红颜知己，那是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子！当时，我既非富人更非名人，我们只是真心相爱，为了爱，她帮我做了许多事情。我们都很投入，彼此觉得找到了一生的知音。可那是什么时代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尤其在农村县份，她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我们的事情被她的相好姐妹知道了，那些姐妹就劝她，说：“你什么人不好找，偏找一个又黑又瘦的农民？”她坦然回答：“我们谈得来，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凡的人，将来一定会有大成就！……”

曹说，那时候他非常痛苦，把情况写信告诉他太太陈凤英，陈不识字，只好由他妹妹念给她听。待他回家，她见了他，只是淡淡地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迟早会走掉，你要是真走了，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下来给我。”

他听后伤心不已，觉得非常对不起自己的太太。

曹德旺1969年结婚，那一年，他23岁，家里非常穷，母亲又生病，家人就要求他尽快完婚，找个老婆照顾母亲，他答应了。曹说：“我们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仅仅看过她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两人连面都没见过，当然，也就没有谈过恋爱。”

新婚时，他把她的嫁妆全部卖掉了，拿钱去经营栽种白木耳，然后到江西贩卖。她在家里伺候病中的婆婆，一年到头聚少离多，她一句怨言也没有，认为嫁给你了，就你说了算，她再苦再难也不会抱怨。没想到，江西才跑第四趟，货就被人扣了，不但赔了本钱，还欠了村里人1000多元。当时很多债主来要债，家里能卖的东西统统卖光了，只剩下一间小房子。他对上